

百年吴大猷

李政道

2007年是吴大猷老师诞生一百年。吴老师是中国和世界优秀的物理学家，是我从事物理研究启蒙和引路的恩师。我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出现在中国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那时我是昆明西南联大二年级的学生。尽管我是低年级的学生，吴老师还是选了我与朱光亚一起去美国深造。是年（1946年），光亚随吴老师赴密歇根大学学习，我则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在那里，我又很幸运地师从费米教授并得到了博士学位。所以说，如果没有吴老师当年在西南联大对我的教导、关爱并给了我美国深造的机会，就不可能有后来我在物理学上的成就。为此，我永远记得吴老师，感谢吴老师。

1946年，吴老师给我的这样重要的深造机遇，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我一直考虑，如何我也能为年轻一代的祖国青年，制造同类的机遇。1979年，中国科学院严济慈和钱三强副院长邀请我在北京讲物理，一共讲了六个星期。当时祖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刚刚开始，我就想仿效吴老师，替祖国有才智的青年制造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当时国内既无 TOEFL，也没有 GRE；“文革”使祖国和西方隔绝来往多年，大学生根本无法进入美国研究院。为此我特地大胆设计了 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这个暂时性的留学办法，得到了小平先生和科学院、教育部及国内物理学家的大力支持，也取得了美国数十所物理研究院的合作。从 1979—1988 年十年中选拔了 915 位祖国优秀大学物理系毕业生赴美国深造。所有留学生的入学手续及一切研究和生活费用，均由我直接向美国各大学研究院交涉，请他们负担，为国家节省了大批外汇。

1981年，我幸有机会和生物学大师吴瑞教授讨论，是否可将 CUSPEA 推广到生物学领域。于是又产生了 CUSBEA（P 代表 Physics，B 代表 Biology）。从 1982—1989 年，CUSBEA 培养了 425 位祖国优秀青年生物科学博士生。这 915 + 425 位科学家出国深造机遇，是和当年吴老师在昆明西南联大给我提供的机遇相类似的，因此也应该归功于吴老师的为人和成功的教育方法。现在，我们饮水思源都应该感谢吴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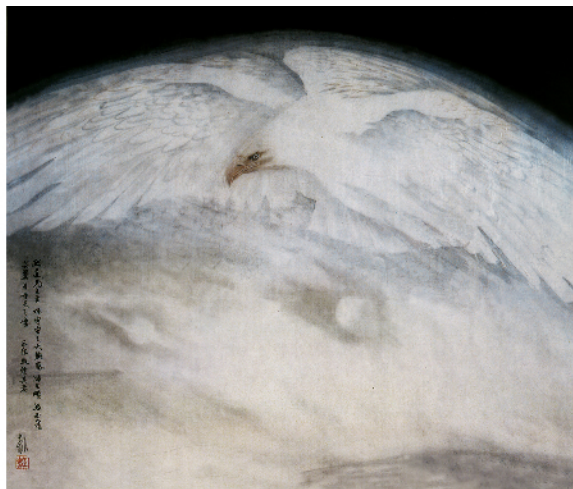
吴老师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尤其对台湾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出

了极大的贡献。在我这一代人中，受到吴老师直接影响的，除我一个人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以说，当代海内外有才华的中国物理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吴老师的教育和熏陶。

1992年，吴老师回大陆访问，我和夫人秦惠蓉专程从美国到台湾，再到香港、大陆，全程陪同，之后又护送吴老师回到台湾。在大陆，吴老师参加了“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见到了国内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物理学家，大家相聚甚欢，看到了祖国迅速改变的面貌，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的接见，圆了吴老师的大陆情结。吴老师访问大陆的成功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吴老师为人正直、诚恳、坦诚、热情，治学严谨。他一生忠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继承了我们固有的道德传统，发扬了近代科学的进步。我曾引用庄子《逍遥游》和《大宗师》文章里的描述，说吴老师的一生就像大鹏飞翔，至高至远。他是真人，有真知。我曾央请画家刘巨德先生创作过一幅国画，画的是一只大鹏飞翔于宇宙之间，背负苍穹，俯瞰大地，象征着宇宙的创生。画中的大鹏就是吴老师。我还写了几句英语诗赞扬吴老师：

When the master flew, glorious to behold,
His wings were the clouds in the sky.
All heaven rode on his back,
Nothing could contain him.



吴老师不仅是著名的、极有权威成就的、世界级的大物理学家，是物理学界的大鹏，也是庄子笔下的

真人. 他的知识是真知, 他本人是真人、是大宗师. 我做诗赞颂:

真人真知吴大猷,
巨鹏飞舞逍遥游.
翼若垂云,
背负青天,
莫之夭阏.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佼佼者, 也是

唯一延续没有间断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有活力的, 其中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像吴老师这样优秀的人在努力工作, 我们的文化也是有将来的, 是会有新发展的, 也是因为会有一批一批像吴老师这样的人, 前仆后继地在努力. 我相信, 在像吴老师这样大师的崇高精神感召下, 中华文化一定会继续健康地发展, 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用我们的努力来纪念吴老师的百年诞辰.

深切怀念吴大猷先生

朱光亚

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吴大猷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深切缅怀一代物理宗师的高尚风范和杰出贡献, 我很高兴, 也很激动. 吴大猷先生毕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为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

吴大猷先生学识渊博, 学术造诣精深, 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 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原子、分子结构及其光谱, 等离子体及其动力学理论, 核物理, 天体物理, 统计物理, 散射理论及相对论等领域, 发表了学术论文 100 多篇, 并著有《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量子散射理论》、《气体与等离子体动力学方程》等专著. 他对物理学许多领域的理论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常常提出独到的见解, 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大猷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他在 7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 从未脱离过教育工作. 他对学生十分负责, 授课内容深入浅出, 讲述透彻, 在教学中他总是不断致力于把学生领入新的科学领域, 培养学生进取与严谨的学术作风.

上世纪 40 年代初, 我转学到西南联大物理系, 开始得到吴大猷先生的教导. 那时吴先生家住昆明郊区, 适逢抗战时期, 条件很艰苦, 师母身体又不好, 吴先生不得不一面给学生上课, 一面照顾夫人. 我常到他家里去请教, 看到老师忙里忙外的很辛苦, 有时候就帮助老师做些家务. 老师和师母也常常留我在家里吃饭, 他们待我就像一家人一样. 1946 年, 吴大猷先生和曾昭伦、华罗庚先生受当时国民政府派遣组团去美国考察研究, 每人可带两名年轻助手随行,

吴先生挑选了刚刚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我和被他称为“物理奇才”仍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 到美国后, 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 我随吴大猷先生去了密歇根大学. 吴先生从事高能质子、中子散射的理论研究工作. 我一面在该校研究生院读博士学位, 从事实验核物理的学习与研究, 一面协助吴先生做些理论计算工作. 吴先生治学严谨, 为人秉正忠厚, 对我学习和工作中不足之处直言指出, 又鼓励我继续努力攀登. 他的谆谆教导和悉心培育, 使我一生受益不尽.

1992 年 5 月, 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 政道陪同吴大猷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参加会议. 离别 42 年后, 吴先生已是满头银发, 我和政道也是两鬓斑白, 60 多岁的人了, 再次见到 80 岁高龄的恩师吴大猷先生, 重叙师生之情, 感慨万千. 会议期间, 吴先生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 出席了“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研讨会”和“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学术研讨会”, 受到了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吴先生回到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北京、天津、南京等城市, 并会见了许多昔日的老友、同行, 看到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和变化而感到欣慰. 临别时, 我送给吴先生一块祖国大陆的珍贵化石, 先生珍爱不已. 后来, 吴先生委托学术秘书, 从台湾带给我一台相机, 我一直好好地珍藏着.

吴先生念及年轻时在大陆见过的一种叫“八仙壶”的酒具, 后来在台湾和海外多方寻觅而未得. 这种小巧、别致的“八仙壶”装满后, 无论如何旋转、倾倒, 酒都不会外溢, 而且恰好能倒满 8 小杯. 1995 年